



藏馆存古韵 坚守续文脉

旺堆深耕二十四年潜心守护藏医药千年瑰宝

图文本报记者 晓勇 平措 诺吉 明吉 欧珠 次仁

以世俗标准衡量，这里不过是由几间普通用房、一条狭长楼道构成的简易陈列空间，算不上正规博物馆。没有恢宏的馆舍建筑，没有醒目的标识牌匾，也没有固定的开放时段，它静静地隐匿在西藏藏医药大学即将整体搬迁的老校区礼堂一隅，藏身闹市，鲜为人知。

可一旦踏入其中，满目皆是震撼人心的瑰宝：1500余件跨越千年的传世文物、2.7万余册珍贵典籍、115尊藏医药与天文历算名家铜像、220余幅精品藏医药唐卡。这些文化珍品背后，是一位退休老人24年如一日地奔走、坚守与赤诚付出。

与老校区相距16公里的西藏藏医药大学新校区内，总投资1.66亿元兴建的全新博物馆已然落成，建筑雄伟、设施完备，电梯、展厅一应俱全，老人也曾多次前去探望。

“这些文物不能一直放在这个简陋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岁月，只盼着上级相关部门能鼎力支持，尽快推进新馆内部布展装修——趁我还能走动，亲眼看着这些珍宝，搬进真正属于它们的博物馆。”他说。

这位退休老人名叫旺堆，昌都贡觉县人。西藏藏医药大学教授，国医大师，首届全国名中医。他把人生的重要时光，全部倾注在这座了不起的博物馆里。

一位老人的“执念”与坚守

2002年，时任西藏藏医学院教务处处长的旺堆，正式向时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李谦提议，筹建藏医药天文历算博物馆。学校迅速下文成立筹建领导小组，任命旺堆担任组长。

“学校没有专项经费，筹建工作，要靠你自己想办法。”一句嘱托，让他踏上了坚守之路。

自此，他常年奔走于四川、甘肃、青海及西藏各地的乡村牧区、古刹寺院，发动学生、亲友与各界爱心人士，穷尽一切办法抢救、收集散落民间的藏医药文物。

筹建之初，这里只有几间闲置的破旧库房，旺堆带着学生一点点清扫整理、腾空库房，亲手搭建起这座博物馆的雏形。

如今这座博物馆狭长的展厅里，文物规整地陈列着，宛如一座临时安放、却井然有序的“雪域文明时光仓”。

其中一套完整的藏医外科器械，是他辗转多地、耗时数月乃至数年，反复沟通，才最终说服藏医世家后人忍痛割爱；一册稀世天文历算孤本，是他从成堆破旧经卷中，一点点甄别抢救出来的……

每一件文物的征集，都意味着上千公里的艰难奔波、数次的耐心沟通、小心翼翼地全程护送。而更现实的压力，是需要投入真金白银。

2010年退休后，旺堆每月近两万元的退休金，几乎全部投入到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和日常



维护中。资金不足时，他便开口向3个子女借钱，“说是借，却从来没有能力偿还。”旺堆笑着回忆，孩子们偶尔打趣催他还钱，他总笑着“怼”回去，家人也始终默默包容。

最让人动容的是，为赎回一件流落文物商贩手中的稀世珍品，他忍痛取下老伴佩戴多年的祖传天珠，又拿出自己心爱的翟鲁藏装，用珍爱之物，换回了民族文脉瑰宝。老伴始终理解支持、毫无怨言。时至今日，他与老伴依旧居住在修建了几十年的老旧藏式院落里，从未翻修改善过自家居所。

“我不是收藏牟利的商人，我只是藏医药文化的传承人。这些文物从不属于我个人，它们是历史文明的记忆。”

文物背后的记忆与故事

“这里的每一件藏品，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留存的真品，没有一件赝品。”

跟随旺堆穿行在陈列展厅间，已是耄耋之年的他，宛若一部活着的藏医药史书，对每一件跨越千年的文物来历、背景故事，都如数家珍。

一尊古老的玉妥·云丹贡布药碾，格外引人注目。玉妥·云丹贡布是公元8世纪藏医学奠基巨匠，被后世尊为“藏医鼻祖”，其编撰的《四部医典》，至今仍是藏医药学的根本经典。这方药碾征集自林芝米林市，相传是他当年行医制药所用，历经千年风霜，是馆内历史最悠久的藏品之一。

11世纪达布拉杰大师用过的制陶器、石锅，是他数次前往山南隆子县毕念村，诚心沟通、多方奔走才征集入馆；《四部医典》承德热河刻本，是一位学生在北京古玩市场偶然发现，旺堆得知后第一时间出资赎回珍藏；天文历算展区内，益西嘉措亲手推演的命理学数手稿，更是研究古代藏地天文历算与藏医诊疗内在关联的独一无二的实物史料。

德格第五代王索朗平措校刻印的《四部医典》、锡金御医曼贡·珠扎大师的手抄孤本、拉萨门孜康首任院长钦绕诺布生前穿过的大氅……每一件旧物的流转过往、收藏渊源，他都历历在目、铭记于心。

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一次征集珍贵文物时，藏品主人起初顾虑家人迟迟不愿出让，最终却被他的初心打动：“我知道你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民族文化更长久的传承。所以这件文物，我分文不取。”

“那件藏品，市值远超百万元。”旺堆感慨道，“即便对方无偿捐赠，我也自掏腰包送上心意，这是对文物、对传承者最基本的敬重。”

馆中还收藏了大量藏医日常行医器具：铜制、银制的古法药勺，翟鲁、羊皮缝制的药囊，甚至有如今极为罕见的豹皮药袋。它们曾系在一代代藏医的腰间，走过万里草原牧场，穿行雪域街巷村落，见证着藏医药悬壶济世的初心。

更有各地藏医名家的手札、处方、行医笔记等珍贵文献，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串联起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各地藏医的行医实景，纵然山川阻隔，却始终以一脉相承的医学传统，紧紧相连。

铜像与典籍里的文化根脉

一间整洁的展厅里，40尊鎏金铜像静静矗立，庄严肃穆。

这是旺堆主导发起的“百年藏医天文历算名家”雕塑工程，塑像囊括了近现代百年间，西藏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各地，藏医药与天文历算领域的殿堂级名家。

旺堆曾亲身拜学于其中多位大师门下：“我17岁从昌都来到拉萨，便跟随康卓央嘎大师学习；追随贡嘎平措院长，学医七年；阿旺曲扎、土旦次仁、措如·才朗等先生，我都有幸侍左右、潜心求学。”

“这些先贤大师，都是民族的瑰宝，是如金子般珍贵的医者，是值得我们世代铭记、传承的民族骄傲。”

另一间展厅里，则整齐安放着75尊古代名家塑像。旺堆说，这些都是藏医药与天文历算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为还原历史本貌、恪守文化传统，所有塑像均严格遵循传统工艺、历史原貌打造。

除人物塑像外，馆内还珍藏藏文典籍2.7万余册。“从这些古老典籍中，我们既能回望民族医学的千年辉煌，更能找到指引当下、传承未来的文明力量。”

此外，为系统留存青藏高原特有的药材资源，旺堆历经多年搜集，整理出200余种矿物药材，其中包含50余种珍稀宝石类药材。他始终希望，能将雪域独有的药用资源，也完整纳入博物馆的收藏体系，让藏医药文化传承更全面、更系统。

“人的生命终有尽头，但这些文物会永世留存。一个民族，如果不守护好自己的文化，最终什么也留不下。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与文化，一个民族就如同失去了灵魂。”

他始终把目光投向未来：文物数字化保护，是他接下来最牵挂的核心工作。他期盼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让珍贵的古籍手稿、文物史料，不再因自然损毁、人为破坏而永久消逝，让雪域文脉得以永续传承。

走出博物馆，夕阳西沉，余晖洒落。那些用绸缎精心包裹的典籍、熠熠生辉的鎏金铜像、跨越千年的药囊石锅，在这几间平凡的屋子、一条狭长的楼道里，依旧静默无言，却自带千钧力量。

一位老人，用人生最重要的光阴，在高原闹市之中，筑起了一座照亮雪域文脉的精神灯塔，为后来者点亮了传承之路。

藏民族有句箴言：“工作一旦开始，便要坚守到底。”如今，年至耄耋的旺堆，依旧在为这句重若千钧的诺言，步履不停、奔走不息。这是他坚守一生、践行一世的初心使命。

他的文脉守护之路，仍在继续。

（本报见习记者 米兰拉姆 达娃罗布 李欣梦 参与素材整理）



图①：藏医药天文历算博物馆内收藏的昌迪派藏医外科医疗器械。
图②：藏医药天文历算博物馆内收藏的藏文典籍和印刷《四部医典》的雕版。
图③：藏医药天文历算博物馆内收藏的药囊。
图④：国医大师旺堆（左）向记者介绍他在藏医药天文历算博物馆内收藏的典籍。
图⑤：藏医药天文历算博物馆内收藏的命理数手稿。
图⑥：藏医药天文历算博物馆内收藏的九大圣医之一——聂（涅）巴曲桑大师生前使用过的《四部医典》。
图⑦：《四部医典》中文版和俄文版等典籍。

